

蒙古灭金是中国再
次大统一的前奏

何天明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5年7月呼和浩特

蒙古灭金是中国再次大统一的前奏

何 天 明

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先后灭掉辽和北宋，建立金朝。同时，宋帝南迁，建立南宋政权。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继辽朝之后，女真统治者置蒙古草原诸部于自己统治之下。在蒙金关系发展中，蒙古草原诸部从分散走向统一，摆脱金朝的压迫和控制，并且开始实现其统一中国的大业。兴兵灭金是实现这一大业的前奏。

本文试从蒙金关系发展的渊源入手，对蒙古族实现统一中国大业，必然首先灭金这一问题予以粗浅探讨。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金朝与蒙古草原诸部之间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建立。

在女真族成为中国北方统治者以前，蒙古草原诸部是辽政权的臣属。辽金史籍中称之为“阻卜”、“鞑靼”、“谋噶失”等。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攻取辽之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于金。天祚帝西逃。辽朝灭亡已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谋噶失与辽帝仍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他们“貯马、驼、食羊”^①等畜产于辽帝，使其在败亡之中于经济上得到暂时的恢复。在政治上仍然隶属于辽，率其部众为辽帝护卫。同年六月，谋噶失为了援助天祚帝，

被金军击败于洪灰水。为此，辽帝北遁后，特封漠葛失为“神于越王”②。此后不久，天祚帝谋取燕云，其军事力量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就是《辽史》中称为‘阴山室韦漠葛失’的蒙古草原部落。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天祚帝“率鞑靼诸军五万，并携其后妃、二子、秦王、赵王及宗属南来”③，企图借助归附于他的鞑靼诸部力量收复失地。在金军攻击下，辽军很快瓦解，辽主于“余睹谷”④被擒。辽朝最后灭亡。至此，蒙古草原诸部逐渐被置于金朝的统治之下。

金朝的北疆，与蒙古草原相毗邻。活动在广大蒙古草原上的，主要是漠葛失、汪古、塔塔儿、弘吉刺、泰亦赤乌惕、克烈、乞颜、山只昆等游牧部落。史籍中往往被统称为“阻卜”或“鞑靼”。金王朝为了加强对诸部的控制，除了设立诸如“东北招讨使”⑤之类的机构处理双方各种事务外，还沿用以前历代封建统治者控制、削弱北方民族的一些做法。在蒙古草原诸部没有形成为一支统一力量以前，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分别同金朝保持着臣属关系。

汪古部，驻牧于阴山一带。在成吉思汗统一诸部活动开始以前，他们“属于乞合君主阿勒坛汗的军队和徒众之列”⑥。金朝皇帝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防御蒙古、客列亦惕、乃蛮以及附近地区游牧部落的侵掠，命汪古部人为其守卫阴山一带的“城寨”。在双方的关系中，金朝除了对汪古部实行经济剥削外，还采取各种方式达到其政治压迫的目的。金朝皇帝封给汪古部首领某种“王”号，建立

隶属关系，令其按季进贡、朝拜。同时，也将汪古部一些部族子弟携往金廷作为人质，以便牵制该部，使其不敢冒然反抗自己。对于上述做法，汪古部人十分不满，但又无力长期与金抗衡，只好屈从，为之所用。

弘吉剌部，游牧在“延伸于乞台、蒙古两地之间，类似于亚历山大城墙的兀惕古城墙之境”^⑦，南面直与金界相通。在其西部、北部，驻牧着强大的塔塔儿部、蒙古乞颜部、蒙古泰赤乌部。另有北方强部合底忻。山只昆“往来阻卜、广吉刺间”^⑧，连年骚扰金边。强大桀骜的弘吉剌部，为了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经常深入金境抄掠。对此，女真统治者十分不安。为了加强防范，设立东北路招讨司，屯驻重兵以为备。为了削弱其力量并迫使归附于己，以达到利用弘吉剌部压制蒙古草原其他部的目的。金章宗年间，内族宗浩，利用弘吉剌部与合底忻等部的矛盾，首先进讨弘吉剌部，以军事力量迫使弘吉剌部归属于金。随后，由弘吉剌部征兵一万四千骑，与金军共讨山只昆、合底忻、婆速火、迪列土等。首战山只昆，斩首千二百，俘生口车畜甚众。继讨迪列土，“斩首三百级，赴水死者十四五”^⑨。接着，金军与弘吉剌部长威里虎共同追杀婆速火部，“斩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余人”^⑩。此一战后，弘吉剌、婆速火、山只昆等部均大大削弱，内属于金。在蒙古草原诸部没有统一以前，金朝对弘吉剌等部实行的军事镇压、与迫降、牵制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目的。但这种血腥的民族压迫，却在被

征服者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仇恨。

金朝、塔塔儿、蒙古本部三者之间的关系交错在一起，在蒙金关系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塔塔儿部，游牧于贝尔池、呼伦池一带。人口众多，畜牧繁衍，是靠近金朝的蒙古草原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⑪。辽金时期，该部的强大已达到蒙古草原其他部落都“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儿（鞑靼）”^⑫的程度。金朝建立前后，游牧在斡难河畔的蒙古本部也已成为一支较强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冲突，最初只是部与部之间的劫掠。双方矛盾的激化，是由于塔塔儿部将蒙古本部君长俺巴孩抓送金朝所致。金朝借机杀死俺巴孩，加深了双方仇视的程度。此后，从俺巴孩的继承人忽图刺罕开始，双方的血亲复仇战争一代代接续下来。成吉思汗即诞生于其父同塔塔儿人作战的岁月里。双方矛盾的再一次深化是在成吉思汗九岁时。其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送他求亲回来的路上，遭塔塔儿人谋害，至使双方的血亲仇恨更不可解。直至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本部之罕及蒙古汗国建立以后，长的一段时间内，灭绝塔塔儿人始终是蒙古本部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从力量上看，塔塔儿部比蒙古本部强大。他们占据着较好的畜牧地区，畜牧业经济力量十分强大。部落本身也很古老。虽然内部常因各种问题引起争斗，但在对待他部问题上却能暂时达成联合。对于其周围的部落也有强

大的镇服力。而且，他们善于与金朝相通，纳贡称臣。通过互市等取得金朝的援助，在同金朝的关系上，又比其他部密切。因此，他们并不把蒙古本部放在眼里。尽管俺巴孩后代们无数次的出兵，向塔塔儿复仇，有时也在局部取得过一些胜利。但终因力量悬殊而未能如愿。在这一问题上，金朝也有自己的利益。不论蒙古草原上哪一个部强大，都将成为自己的威胁。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全力消灭蒙古草原各部的力量。在塔塔儿与蒙古本部长期的复仇战争中，金朝或者火上浇油，或者坐山观虎斗。同时，一遇时机，便出兵剿杀二部，目的在于迫使二部都归附于己。金朝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收到了效果，争斗的双方都不得不向金朝纳贡。在三者关系发展的前一段时间内，塔塔儿部与蒙古本部的矛盾颇显突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八十年代。

正如金朝统治者将蒙古草原诸部视为北方最危险的敌人一样，塔塔儿部和蒙古本部也将金朝视为自己的敌人。他们与金王朝是生活在同一国度内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复杂，就在于前一种血亲复仇矛盾的与后一种交织在一起。三者各有各的利益、目的和做法。塔塔儿部将俺巴孩汗抓送金朝，主要是迫于金朝的压力，借此讨好。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目的，即进一步增加金朝与蒙古本部的敌对。当他们抓住了俺巴孩后，就曾考虑到因“曾受辱于合不勒汗，因为合不勒汗杀死过他的使者和亲兵”^⑯而对蒙古本部产生仇恨的金朝皇帝。如果自己直接杀掉俺巴孩，蒙古本部

定会将矛头始终集中于已。但将其送金朝处死，不但可以显示自己对金的友好、效忠，而且可以增添一个与蒙古本部对立的势力。金朝方面也看到了即使自己杀了俺巴孩，塔塔儿与蒙古本部之间也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复仇祸根。因此，借机处死俺巴孩。结果，在金朝与蒙古本部之间，正像俺巴孩被杀前^④金朝皇帝所说，“蒙古诸部全是我的亲属，他们将要竭力（为我）向你复仇，你的国土将因此不得安宁”^⑤。俺巴孩的继承者忽图刺汗在向塔塔儿部复仇的同时，也“率领蒙古军队去围乞台皇帝打仗，劫掠了（他的）国家^⑥”。金朝方面也加强了对蒙古本部的剿杀。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成吉思汗登上蒙古本部的汗位。此后，蒙古草原的形势以及诸部同金朝的关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成吉思汗的所做所为，并不仅仅局限在使金朝的国土不得安宁的范围内，而是要将金朝统治的整个地区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进而实现统一中国大业。

蒙古草原诸部的统一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而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支能够再次统一中国的中坚力量。

从公元一八九年帖木真被拥为蒙古本部的可罕^⑦为始，蒙古草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以后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统一诸部的进步行动，代替了帖木真先辈们古老的血亲复仇而成为主线。成吉思汗比他的祖先们英明之处，就在于他牢牢地握住了统一诸部这条主线。他没有忘记与塔塔儿部结下的世仇，更没

有忘记残杀自己祖先的乞台君主。但他在步骤和方法上都超越了前辈。他把对塔塔儿人的复仇作为统一诸部事业中的一个环节去处理，巧妙地利用了塔塔儿部与其他部。塔塔儿部与金朝的矛盾，借助或联合他部的力量逐渐地消灭塔塔儿。在对金朝方面，当蒙古草原诸部没有统一以前，成吉思汗仍与其保持着臣属关系，甚至亲自前往贡场纳贡。在这期间，他着力完成统一诸部的事业，并逐步扫清金朝的外围，创造灭金的条件。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全过程中，蒙古本部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百折不挠，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将蒙古草原分散的诸部依依聚拢于成吉思汗大旗之下。首先，在铁木真被推为蒙古本部之汗以前，他借助扎木合和脱斡邻王罕的力量，出征篾儿乞惕部，并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帖木真的才能初步显露，威信得到提高。因而，许多草原氏族投奔于他，奉他为汗。此后，成吉思汗积极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加紧本部的建设。规定了严格的制度；设立了亲兵武装并组织作战部队；委派专人掌管畜产。逐步在各部混战的草原上立住了脚。随之，成吉思汗与强大的札木合势力产生了隔阂，遭受了“十三翼之战”的重大挫折。但他没有因此而颓丧，仍在克烈部王罕的支持下扩充自己的势力。第二，借机剿杀塔塔儿部。公元一九六年，由于金朝对塔塔儿人的压迫，激起了以篾儿真薛兀勒图为君长的部分塔塔儿人的反抗。他们不愿臣服于金而对金开战。金主“遣丞相完颜襄帅兵逐之北走”^⑦。成

成吉思汗乘机与克烈部的王罕联系，击败了这支塔塔儿人，劫掠了他们的财产。塔塔儿部由此大衰。金朝统治者对成吉思汗的做法大加赞赏，封其为“札兀惕忽里”之号。（舒振邦同志考证，此封号为蒙古部的部长，也是蒙古部军队的统帅。是说甚恰！）金朝的加封，扩大了成吉思汗在草原诸部中的影响。从地位和威信上压倒了塔塔儿。实际上，成吉思汗本人对这样的一个称号并不满意，但当时蒙古本部尚没有力量同金朝相对抗。成吉思汗以大业为重，将计就计，接受了金朝之封。回军后，他又出征了主儿乞族，将他们“镇服了作为自己的心腹部众”^⑯。至此，蒙古部已成为斡难河畔众部中一支较有威胁的势力。第三，消灭札木合势力。在这一行动中，成吉思汗主要联合王罕力量，先击垮了札木合之军。然后乘胜追击其余部，灭掉了抛弃过自己而又投靠札木合的泰亦赤兀惕部。一些过去归附于札木合的小部落，纷纷投向蒙古部。成吉思汗的势力强大到令王罕都望而生畏的程度。第四，成吉思汗率领本部军队进行了一次独立作战的尝试，敲响了灭绝塔塔儿部的战鼓。他宣布了严格的军令，向塔塔儿部聚居的答闥儿格思进军，并取得了胜利。这次，塔塔儿基本上为成吉思汗灭了。此后，为报父祖之仇，成吉思汗下令对塔塔儿人进行全面屠杀。这种残酷作法的根源，当然是为了复仇。但在成吉思汗着手于统一大业的过程中，则另有一层重要意义。即消灭了一支根本上不可能顺从于他和为他所用的危险势力。最后，经过反复斗争，他又战胜了克烈部和乃蛮部两大敌对势

力，将蒙古草原上所有“帐篷的部众”⑯都统一到自己的大旗之下。

公元一二〇六年，蒙古草原诸部为成吉思汗所征服，蒙古汗国建立。这个政权的建立，不仅标志着蒙古草原诸部经过长期各种形式的往来，终于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并且也将其社会形态大大推进了一步。在蒙金关系上，汗国建立以前，金朝只是同蒙古草原诸部分别保持着各种关系。至此，双方已成为一个国度内两个政权的关系。蒙古本部与金朝之间的仇怨，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发展成蒙古族对金朝的仇恨。金朝也察觉到汗国对自己的威胁。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金臣王维幹为章宗分析蒙、金、南宋三者形势时说：“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两淮兵后千里萧條，其臣惩韩侂胄。苏师旦，无復敢抗其咎者，不足尤也。唯北方当劳圣虑耳”⑰。显然，金朝已将蒙古汗国列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新兴的蒙古汗国，的确也具备了战胜金朝的条件。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统一的军事帝国。它彻底摧毁以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的草原各部，将他们统一在以蒙古孛儿只斤氏为尊的帝国里。成吉思汗将随同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都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百户那颜、十户那颜”⑱。草原上所有的牧民，不管过去是出自哪个氏族，分别被编入这个体制中，成为蒙古汗国的属民。所有的万户、千户等都归成吉思汗的臣属，对他要绝对服从，要维护其绝对权威。属民们对大汗承担各种经济义务，交纳贡赋。万户、千户、百户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出征时

“全为战骑，每人有革制甲一、兜一、携弓一、斧一、刀一把、矛一，及仅需草原之草为食之马数匹。有畜群甚众随军之后”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③，在大汗的号令下出征作战。为了加强对各个万户、千户、百户的控制，成吉思汗下令抽调其子弟充当自己的亲兵。将护卫和箭筒士各增至一千，昼夜保护自己的安全。成吉思汗本人，则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所有的权力。汗权的集中，形成了汗国从上到下的高度统一。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记载了他所见到的蒙古汗国“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的强大而繁荣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蒙古汗国的诞生使金朝处于南宋、蒙古两个政权的夹攻之下。

金王朝对蒙古草原诸部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蒙古汗国首先兴兵灭金的重要因素。

金朝从它建国起，就对蒙古草原诸部实行了一系列具有民族剥削和压迫性质的政策。直到蒙古汗国建立，金朝皇帝仍然以最高君主的姿态凌驾于蒙古汗国之上。蒙金关系发展的历史，就是蒙古草原诸部摆脱女真统治者剥削和压迫的历史。

金朝对蒙古草原诸部的剥削和压迫，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纳贡和经济掠夺，对蒙古草原诸部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纳贡关系，始于辽亡之季。邵远平《元史类编》记载道，蒙

古居于乌桓之北，“世修贡于辽金”。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辽主被缚，漠离失向金纳贡称臣。蒙古草原其他部也先后与金建立臣属关系。他们“岁时入贡，金人置东北路招讨司以统录之”^①。蒙古草原诸部不堪于金朝剥削，经常以各种形式表示反抗。对此，金朝往往加之以暴力。如塔塔儿部，为了反抗金朝的经济剥削，时常拒绝纳贡。但他们又很希望得到农业地区的经济产品和手工业品。当通过互市等形式难以满足要求，而金朝又强令他们纳贡时，他们往往率部南下，抄掠金朝的边缘地区。金王朝则“装备了军队来对付他们，并一再迫使[他们]臣服”^②。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古本部，在其统一诸部以及一二〇六年至一二一年期间内，也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③。金朝在接受进贡时，一般都“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入境”^④。进贡多通过“榷场”进行。金朝设在北边的榷场，主要有燕子城、北羊城以及净州、庆州朔平、丰州、东胜州等^⑤。进贡的内容主要是马、牛、羊等畜牧产品。金朝依靠对蒙古草原诸部的剥削，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除通过纳贡等形式进行剥削外，金朝还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章宗年间，内族宗浩率军出击山只昆、弘吉剌等部，俘获大量车畜。讨迪列土时，“获牛羊万二千，车帐称是”^⑥。此后，追歼婆速火部，“狼驼马牛羊不可胜计”^⑦。为了打击塔塔儿部对金朝的反抗，金章宗命丞相完颜襄率军出击，与塔塔儿部大战，“获其舆帐牛羊”^⑧。同时，以武力迫使塔塔儿部“带着妻子、儿女、马群、畜

群、族人们、仆役一起迁牧”③。金朝对蒙古草原诸部实行的经济剥削和暴力掠夺，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成吉思汗没有统一蒙古草原以前，诸部虽然不满于金朝的经济掠夺和剥削，有时也奋起反抗，但往往都在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然而，被压迫者对金朝强烈的仇恨，以及力图摆脱其经济控制的愿望，随着蒙古草原诸部的统一，逐步成为灭金的推动力。

其二，以各种残酷手段实现对蒙古草原诸部的政治压迫。金朝建立以后，女真统治者对于蒙古草原诸部的“臣服”之举并不以为安。他们采取一些极其残酷、卑劣的手段，加强对各部的政治压迫。

“减丁”政策是金世宗大定年间至章宗明昌年间对燕京等地区以北的蒙古草原各部采取的剥杀手段之一。当时，金朝听说在这些地区流传着鞑靼进出寇掠的民谣，感觉到鞑靼已经成为扰国之患，即“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刺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刺余，谓之减丁”④。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十年左右。在“减丁”中，金朝军队以屠余鞑靼成人为主，同时也将大批少幼者掠往本国作为奴婢出卖。以至在“减丁”二十年以后，中原地区许多人仍然对之记忆犹新。这一政策的执行，对蒙古草原诸部是一场灾难。青壮年大量被杀，大量人口被掠，直接破坏了蒙古草原社会生产力之最基本的要素。社会经济发展因之遭受摧残。在双方关系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仇怨和裂痕。

屯驻重兵于边，伺机出击剿杀。自金熙宗年代起，长期委派重要将领“经略”北方。所谓“经略”，就是以军队寻机剿杀。章宗明昌年间，完颜襄代夹谷清臣出镇北边，“佩金牌，便宜从事”^①，数次出兵征讨。其出兵理由，或曰：“阻卜迫近塞垣”^②；或曰“败罚”^③。世宗大定年间，还采纳完颜襄“北边虽无事，恒须经略之”^④的建议，加强对北方的军事防御，以及对蒙古草原诸部的剿杀。同时，将“经略”北边作为考核将士功绩的标准之一。仅承安元年（1196年）一年，北边因剿杀有功得官者“万一千人，授赏者几二万人”^⑤。政治压迫和军事剿杀的结果，进一步激起被压迫者的仇恨和反抗。

正当蒙古汗国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出现在金朝北方的时候，女真族统治已由盛转衰，难以同强大起来的汗国相抗衡了。从金世宗大定年间起，仅军费开支就对国家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连年用兵于南宋和蒙古草原诸部，“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⑥。再加官、兵每日的供给，支出十分浩大。金章宗承安元年，一次就以银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赏赐北边将士。在北边的另一项较大开支是修界壕、边堡的支出。其界壕“深广各三丈，东接高丽，西达夏境，列屯戍兵数千里”^⑦。仅临潢至北京界壕，丞相完颜襄亲督车氏，在明昌年间开筑的基础上，又花费五年方才完工，耗钱财几百万贯。为解决浩大的军事开支，金朝统治者加紧对人民的搜刮，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军队的日益腐败是金朝的又一弊政。金军的骨干猛安谋克，在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下，逐步封建化。他们各方面受到国家的优惠待遇，日渐怠惰。军队各级将领，利用权势，侵吞土地、财务，苟安奉尊，部队素质和战斗能力迅速下降。失去了初期勇猛善战的特点。部队将领，“内外偷安，恶闻敌患”^④。金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蒙古汗国和南宋的防御，扩军于民，一二〇六年一次就从民间征兵三十万余人。结果，人民嗟怨，内外骚动，聚为寇乱，国内矛盾渐激化。除上述列举的军费及军队质量降低等事例外，承和年间前后，金朝各个方面都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女真贵族对官田、民田掠夺与冒占；货币制度的紊乱；官僚机构的冗重和浮于政事；皇族的奢侈腐化；对内、对外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等，都引起了汉人、契丹等各族人民的激烈反抗。这一切，标志着金王朝正在一步步走向季世。新兴的蒙古汗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对这样—个腐朽欲亡的王朝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蒙金关系的发展，才蒙古族推上了统一全国的政治舞台。而蒙古族要实现统一中国的事业，必须首先打开阻挡其南下的大门。而金朝正是处于蒙古车前军必经的地理位置上。

蒙古汗国一建立，成吉思汗首先就将讨伐金朝提上了议事日程。兴兵灭金是成吉思汗的宿愿。史籍中只是从蒙金关系发展的局部，记载了兴兵灭金的原因。《元史·太祖纪》载：一二〇六年，“帝

始议伐金。初，金太宗亲咸补海军，帝欲复仇”。《史集》也曰：成吉思汗出征金朝的理由，是因“阿勒坛汗是〔刮起〕战乱的风，他挑起了战乱。他无辜地杀死了被塔塔儿部抓住送到他那里去的我的父亲祖父辈的年长的族人豁勒一巴儿合黑和俺巴孩合罕，我要取他的血，〔为他们〕报他”。显然，这个局部原因的实质就是复仇。这个观念在成吉思汗头脑中占有相当的位置。为了实现报仇的愿望，他在统一诸部的战争中，几乎杀尽了仇敌塔塔儿人。在这期间，成吉思汗也经常率部出没于金朝边界，有时是纳贡朝贺，有时是掳掠侵扰，但终未对金大兴复仇之师。直至他登上了大汗的宝座。在蒙古草原诸部臣属于他，并且有了一支经过战争锤炼的部队的时候，成吉思汗才提出向金朝复仇。应当注意，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复仇计划，并不是杀掉金朝某个皇帝，也不只是挥师金境掠物增兵，而是要占领中原整个地区，进而为实现统一全国这样一个全局性的计划奠定基础。为此，成吉思汗首先完成对金朝的战略包围，挥师西夏。仅用三、四年时间，便扫清了西部藩属。取“西南诸 勇悍”①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做好了全面攻金的准备。

蒙古汗国要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必须首先彻底摆脱金朝的剥削和压迫。自辽朝灭亡之后，金朝以各种方式对蒙古草原诸部剥削，压迫达六、半个世纪。各部统一于汗国以后，金朝继续对其进行剥削和压迫。汗国每年要向金进贡。这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已经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了。一二一〇年，卫绍王永济继位，大力主张并支持

北伐。同时，欲借成吉思汗入贡之际进行谋害。成吉思汗察觉到永济的险恶用心，当即立斩，与金朝断绝了经济往来和臣属关系，南下灭金的序幕已经拉开。

十二、十三世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把蒙古族推上了实现全国再次统一的政治舞台。宋辽金长期分立的局面，以及各个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互相攻伐，严重破坏和阻碍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各个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分别推行着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掠夺剥削的政策，使国内各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好合作关系受到阻碍。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统一，已逐步形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当时，南宋、金朝、蒙古汗国是诸政权中最强大的。而从这三者来看，南宋与金朝都已腐朽没落，趋于末世，能担当统一重任的只有新兴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统领的汗国政权，也是以多民族国家一员的主人公身份去承担这一使命的。蒙古汗国与契丹、女真等中国古时北方民族一样，有着据“天下”为已有，做天下之主的宏愿。这一点，在成吉思汗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史载：“金主璟殂，允济嗣位，有诏至国，传言当拜受。帝问金吏曰：‘折君为谁？’金使曰：

‘卫王也。’帝遂面壁曰：‘我谓口‘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并为？’即乘马北还。金吏还言，允济益怒，欲俟帝再入贡，就进鸩害之。帝知之，遂与金绝，益严兵为备”^④。从金朝建立，蒙古草原各部一直处于隶属地位。就是在汗国建立的